

喜剧世界

罗 蓀 著

作 家 出 版 社

喜 剧 世 界

罗 蓀 著

作 家 出 版 社

一九五六年·北京

責任編輯 方 殷 責任校對 陳 新
作 家 出 版 社 出 版
(北 京 亦 四 大 條 胡 同 4 號)
北京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57号
外 文 印 刷 厂 印 刷 新 華 書 店 發 行

*

書号532 字數114,000 開本787×1092耗1/32 印張6 $\frac{9}{16}$ 擇頁2

1956年12月北京第1版 1956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 00001—13000

定價 (6) 0 60元

前 記

一九三五年，我在武漢一家報館里主編一個文藝副刊，為了補白，就開始把每天所見所聞的一點拙直的感覺寫出來。因為是一些拙直的感覺，不免碰痛了某些方面的瘡疤。不到半年，這個副刊就引起了國民黨官方的注意，受到了警告；起初是將日刊變為週刊，最後是干脆消滅掉。副刊雖然停了，却由此引起了我寫雜文的愛好和興趣。

從一九三五年開始，一直到解放前這段時間中，曾經編選過五本雜文集子，其中出版了三本，一本是被國民黨反動派的圖書雜誌檢查處扣掉的，一本是被一家出版社給“遺失”了，這是常情，也就不足為怪。這本小書里所集的五十二篇短文，正是從這段時間所寫的雜文中編選出來的。

這些文字大都是經過了“檢查官”的“斧削”，因而其中也還有一些保留了原來的“刀痕”；至於刪削得厲害的，發表時已經面目全非了。編選時，有的作了一

些修补，有的也只好由它了。至于那些连底稿也無影踪了的文章，也就讓它們隨著反动統治的滅亡而消失吧。这里也还有倖存者，那是有的報館排好了小样再送到“檢查处”，原稿扣了，还承編輯的帮助得以保存了校样，如“子夜三題”、“箕豆夜錄”等。当然，这里还須加以說明的，是这些文字的拙劣，倒并不是全因为有“國民黨檢查官”的“斧削”之故，这里不再加以潤飾，也是为了保存它的原來面目，讓親愛的讀者們來批評吧。

这里所选集的文字，絕大部分是雜文，其中选入的三数篇散文如“轟炸書簡”等，其实也还是雜文一类，因此就按寫作年月編排下來，不再分类了。

至于取名“喜剧世界”，是由于喜剧家卓別麟在攝制了影片“大独裁者”之后，曾發表过一次談話，他說：“目下政局適于喜剧題材，凡拥有过度之尊嚴与权力者，最后輒为他人嘻笑之目标。”当时曾寫了一段雜感題名为“喜剧世界”，这篇短文也选在这里了。同时，在过去的长时期中，我是經歷了这个充滿“喜剧題材”的“世界”，也寫了一些对这个“世界”的雜感，虽然这些拙直的文字也不过僅僅是触及到其中的一鱗半爪，更不足以表現这个“喜剧世界”的万一，但为了自己的偏爱，还是借用它來作为这本小冊子的題名了。

作者 1956年1月記于上海

目 次

前記	
----------	--

一九三五年

蒼蠅	1
新題目，老文章	3
論讀書	5
旅行之類	7
沉默救國	9
奇文共賞	11
“國慶”乎？	14

一九三六年

“一二八”四周年	17
新“鈔差大臣”	20
探梅和賞櫻	23

一九三八年

“與抗戰無關”	25
再論“與抗戰無關”	28
美麥和美機	32

告別武漢	34
江上	39

一九三九年

喜劇世界	44
略論“自大”	47
談“人格”	49
第三種人	52
新踏踏派	55
從雍正說起	57
反虛偽的精神	61
略談“漢字的前途”	64
魯迅先生——蘇聯文藝的介紹者	72

一九四〇年

頌“勝利”	84
新春試筆	86
看“岳飛”有感	89
“小兩點”	91
一粒帶着諷刺的子彈	94
掘發人性	98
自覺的聲音	102
關於魯迅的“明天”	107
士可“辱”不可“殺”	118
轟炸書簡	121

一九四一年

養鼠成患	135
一面鏡子	137
“不行”之所在	140
慶祝一章	144
“哭泣文學”種種	148

一九四二年

“殺人”與“改造人”	158
時間	161
夢與現實	164

一九四四年

苦雨雜記	169
“作家”、“詩人”、“豬”	172

一九四五年

箕豆夜錄	175
------------	-----

一九四六年

預言和泡沫	180
“錯覺”的悲喜劇	182
東北人民需要什么	185

一九四七年

子夜三題	192
虛席以待	192
失足落水	193

一場喜劇	195
从“游行”想到	197
血还是要流的	200

一九四九年

“三合一”	203
-------------	-----

蒼 蠅

最近看見第×期“文藝畫報”上有一幅漫畫，畫着一個人在用顯微鏡照一個落在本刊物上的蒼蠅，用意在於諷刺，而另一方面他之有意擁護某種小品文，也是頗明顯的。

自從林大師“幽默”了一陣之後，又來了一本“人間世”，提倡“以自我為中心，以閑適為格調”的小品文，主張自我性靈發展，大至宇宙，微至蒼蠅，皆小品文也。於是袁中郎，語錄體，性靈，山水，高僧……充滿人間世。特別是為小品文爭正統。

早有人說過，文壇好比是擂台，三山五岳的好漢，就有專預備“打倒你，讓我來”的英雄。正統是誰也想爭的，这里面就不能不使手法。也許有的觀眾還不大熟悉這個文壇，被他們放了點煙幕，便被矇蔽了。其實不然的，真正的觀眾是連一個最小的細節也不放鬆要看個明白的。惟有這些觀眾才是真正的批評者。

而他們之所以抬出蒼蠅來，也無非是遮醜的原故。

于是蒼蠅开始走起运來。其实他們倒并不真把蒼蠅放在心坎上的，大抵还是挂挂招牌，作起文章來，还是尽量“脫俗”。所以有人提倡科学小品，他們便覺有碍“正統”，于是一面攻击，一面又諷刺。可惜的是他們只看見了蒼蠅的金黃外表，而不耐再去看看污黑的蒼蠅糞了！

1935年3月

新題目，老文章

也許是中國人高興兜圈子，所以一個問題在十年前就有，到十年後還可以存在。而且不但是兜圈子，還喜歡在圈子里“炫奇”，其實是要不出新把戲來的。明明是盜墓，偏要說是本位文化；明明是舊道德，可是題目必須用新術語。題目常常在變換，問題卻永遠是舊的。

在“論語”第六十期的半月要聞上有這麼一段：“有徐英者，在安徽女子師範演講‘十五年來所謂白話文運動之總檢討’，結論為：（子）白話文毫無文學價值，（丑）白話為提高教育程度之障，（寅）白話不適于生活工作之用，（卯）白話不適于學術工作之用，（辰）白話與復興文化，不能并存，等等，不知徐老夫子在演講時用的是白話，還是文言？”

倒是很盡了一點諷刺的任務的。但是再看了第六十三期的“論語”，有一篇林語堂的“與徐君論白話文言書”，却和那段“要聞”的按語有着很大的矛盾。林語堂是在幽默之余，又提倡“語錄體”的，因為他古人有

袁中郎、今人有周作人作为他的标榜。他的主張是“要以文言之白羞殺白話之文，使白話作家愧死”。在題目上看來，好像是林語堂別具苦衷，深感白話的不可救，而自創“語錄體”來一個“文言之白”。看他的主張寫文章盡可用“之乎者也矣焉哉”，而且自己也承認“常寫所謂文言”，原故是順其天然：“文言便利達意，便由他文言；白話便利達意，便由他白話。”更進一步的要使文白合一而再直搗文言巢穴，真有点令人不知所云。

在白話里用古典和濫調，固然是孽障，但主要的还是在于“活”和“死”的問題，到这时，还有在用鬼話來騙人，倒是有点那个。不知道林語堂在談話時，是不是也慣用了“矣焉歟否”呢？不然，倒是和被“論語”諷刺了一下的徐英恰好是一对呢！

1935年4月

論讀書

“万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

高雅！高雅！明窗淨几，点塵不染，手执一卷，万事不管。如果再來一个美人伴讀，簡直就南面王不易了。其实是假話，以讀書做消遣以逃避现实，是自古以来失意的仕子所慣做的伎倆。自小啓蒙就是为做官，不过常常因为官运欠通，退而做高士的事是常有的。于是牢騷了：

“受惠只从讀書始。”“人生識字憂患始。”

然而也还是高雅，大抵是“手不釋卷”的在書堆中“跑馬”，拿出“万事不管”的書生本色來，对于一切是看不起的，而且越讀越“名”，落第的成了名士，高中的已經是“官”，自不成問題，然而屬於特权，也頗明顯了。

据說，現在是“書解禁”了，其实和以前所不同的，也只在于家世和金錢罢了。科举时是農以下的子弟沒有讀書的資格的，現在是只要有錢，讀書識字尚不成

問題。

但是，虽然是解禁了，而文盲仍然要佔全國百分之八十的驚人数目。一方面固在于拿不出錢，另一方面却是这型深的方塊字早筑好一座万里長城，把沒有机会受教育的百分之八十的同胞隔絕了。有人在拆長城，然而“憂心之士”又担心这悠久的歷史的古文化会被拆掉了，于是出來抗議了。并且有标語：拥护方塊字！一方面还譏諷拆城的人：“你們还是在用方塊字寫文章呀！”这样就覺得滿意而安慰的勝利了！

但是，多數的人为了要求表現自己的思想意識用適當的符号，創造了屬于自己的新的文化符号了。虽然使“憂心之士”感到他們的長城在动摇，但是还想掙扎着把他們的淤血灌輸給青年。

患着貧血症的青年人确有拒絕注射毒性的血淤的必要呵！

我們需要新鮮的血清！

拆除的仍不免被拆掉，新的还是要建設起來的。我們从新聞紙上知道了有很多人、很多地方是用新的文字——拉丁化，扫除了多数的文盲，在極短时日中可以使他們寫自己所要寫的文章，表現了自己的思想意識！

有了新的工具，才能讀新的書！

反对知識專利的人們應該为正义而做新的普及知識的运动！

1935年5月

旅行之類

講究“本位”的人，也常是想洋化一番的，而且往往是落在享受這一方面。世界上的人種要是講“享受”，大概這首席要請某些中國人坐了。就拿旅行這一項說吧，在外國是含有考察、增知各方面的，而且也必須是冒苦去行。一傳到中國就不然了，所謂旅行，大抵是有閑者的游山逛水，而且爬爬山什么的，也得有轎，偶爾走了几步路，就會誇耀着說：曾跋過滿高的山了。

春天有桃花專車，夏天有消暑夜船，並且還有專門開往普陀、青島等地的專船，更有特別招待公子哥兒、老爺太太們的旅行團體，只要你有閑（當然有錢），是不需你勞一點駕的。如果高興翻翻報紙，那上面每天都登有一點團體旅行以及要人游山的消息。

如果一定說外國沒有，倒也不一定，在本月六日的“申報”上，就有一段“日本和尚來滬”的消息，他們是名僧十一名，除了在滬訪問和尚之外，還要到奉化、杭州、蘇州、南京、漢口、北平、天津、濟南、青島

等地。我們不敢說他們不是为了游歷，为了“親善”，倒是極力欢迎。这里，还可以补充一段：“上海日人学堂东亚同文书院，在九一八以前，每年暑假，該校第四年級，分往各省，調查物產地形及一般政治經濟状态，……决定今年第四年級生六十二名，分組二十二班，深入腹地……”（載六月三日“大美晚报”）并且預备八班往东北四省，其余分配在河北、江苏、山东、山西、河南、陝西、察、綏、福建、廣東、廣西、云南等地，視察完畢，刊印調查報告書，做为畢業論文。这种“親善”之举，也着实值得佩服。

同样是旅行，別人却是“調查物產地形及一般政治經濟状态”，比之坐小轎游山的兴味該是如何呢？在这样高热度的天气下，中國也是学会了避暑的把戲，牯嶺、普陀不是有的是漂亮的山庄別墅么？但人家却偏高兴趁热到云南貴州去！

蹲伏在別人砧板上的人也許会說：“我是在享受呵！”

1935年6月